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十回 春夢婆娑情長情短 花枝約略疑假疑真

話說子玉等散後，徐子雲才回，因夜色已深，時交於末，便一徑回宅。琴言自去年謁見於雲之後，也隨著一班名花天天到怡園，子雲愛之不亞於寶珠。但琴言生性高傲，冷冷落落，不善應酬，任憑黃金滿斗，也買不動他一笑。一切古玩飲食衣服，只要他心愛，徐子雲無不供給，也算相待□分，琴言未嘗不知感恩，卻只算得半個知己。自那進京這一天路上見了子玉，便認得是夢中救他出陷坑的人，時時刻刻放在心上。又姑蘇會館唱戲那一日，見他同了一班公子，還有魏聘才、李元茂在座，問起葉茂林，始知這位公子就姓梅，已應了梅花樹下之兆。從此，一縷幽情如沾泥柳絮，已被纏住。

這幾日晚間，夢見子玉好幾次，恍恍惚惚的，不是對著同笑，就是對著同哭。

又像自己遠行，子玉送他，牽衣執手。又像遠行了，重又回來，兩人促膝談心。模模糊糊，醒來也記不真切。雖知道是個世家公子，卻不知道他的性情嗜好，與度香何如，又恐他是個青年輕薄寡情短行之人。又恐他豪貴驕奢要人趨奉的人。但細看他溫存骨格，像個厚道正人，斷不至此。一日又夢見寶珠變了他的模樣，與自己唱了一齣《驚夢》，又想不出這個理來。次日，子雲到園來，次賢講起昨諸諾人來園看燈，並子玉打著了琴言的燈謎，即將子玉的才貌痛贊了一番。子雲聽了，心裡頗為喜歡，即道：「這個梅庚香，他雖不認得我，我去年恰見過他。我們也有世誼，他令祖相國，與先叔祖總憲公是同年至好。這梅庚香的外貌卻沒有說的，不知品行如何？」次賢道：「持重如金，溫潤如玉，絕無矜才使氣的模樣。雖然片時相晤，我已知其不凡。」二人談了半天，子雲沒有出門。到酉刻，寶珠同了琴言到園。子雲見了笑道：「玉儂此番好了，我替你覓著了配對，你卻不要忘了我。」倒把琴言嚇了一跳，登時發起急來，止不住眼淚直流道：「度香，我承你盛情，不把我當下流人看待，我深感你的厚恩。即使我有伺候不到處，你惱我，恨我，罵我，攆我，我也不敢怨你。只不犯著勾引入來糟蹋我。請問：什麼叫配對不配對，倒要還我一個明白。」子雲自知出言孟浪，覺得無趣，只得叫寶珠陪著他，用好言勸慰自去便借看畫為名，到次賢房中去了。

這裡袁寶珠用手帕替他擦了淚痕，就將史南湘的醉態，及妝點情形，說得琴言歡喜了，便同在一張牀榻上坐著道：「看昨日這幾個打燈謎的人，內中一個叫梅庚香的，年紀不過□七八歲，相貌生得最好。」琴言道：「這人也姓梅麼？」寶珠道：「他曾問起你來。」琴言沉吟道：「姓梅的他說會過我麼？」

寶珠道：「便是奇怪得很，我因他就只問你一個，只道你們自然在一處飲過酒。問他可與你相好，他支吾了一句，說什麼向未交接，不過聞聲思慕，似乎不像見過的。又說看見你《驚夢》這齣戲唱得很好。」琴言想道：「不要這姓梅的，就是那天看戲的梅公子。」因問寶珠道：「這梅公子，可是初六那天，在姑蘇會館東邊樓上看戲的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那天我又沒有唱戲，那裡知道是他不是他？」琴言呆呆的想了半晌，又問寶珠道：「他的相貌可同我們班裡陸香畹差不多？就隻眼睛長些，覺得光彩照人；鼻子直些，覺得滿面秀氣，是不是呢？」寶珠道：「這麼說。你們很熟的了，為什麼要瞞著人呢？」琴言無言可答，想起那天的夢來，便道：「你同這姓梅的相好幾年？」寶珠道：「昨日才見面的。」琴言道：「我不信。若是昨日才見，怎麼前日晚上，倒會變了他的樣兒呢？」琴言說了這句話，用袖子掩著嘴笑。倒將寶珠攆住了，道：「玉儂你說些什麼鬼話？」琴言道：「不是鬼話，你變了他模樣，還唱柳夢梅呢。」寶珠益發摸不著頭腦道：「你到底還是裝瘋，還是做夢？」琴言嫣然一笑，就把那天梅公子看戲，以及夢見變了他唱戲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寶珠道：「這人原也生得好，若真個的同你配著唱這出《驚夢》，倒是一對。就可惜我不會變。」琴言默然良久。道：「咳，可惜昨日出去了，沒有見他一面。」寶珠試出琴言屬意子玉，便道：「你可曉得今日錯怪了度香麼？」琴言道：「怎麼？」寶珠道：「他所說替你覓著的配對，你道是那個？」琴言悄悄的道：「難道就是梅公子不成？」寶珠道：「不是他是誰？」琴言道：「我當是度香有心糟蹋我，卻不曉得他所說打燈謎的人就是他。」寶珠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你同這梅公子大有緣法。我去叫度香明日請他來，與你會一會面，你說好不好？」說著站起身來要走，琴言一把拉住寶珠衣服道：「你又胡鬧了，一來我從未與梅公子會過，知道是他不是他，萬一不是他，便怎樣；就算是他，也不曉得他心性何如。二來剛才我衝撞了度香幾句，怎麼轉得過臉來？」

這裡說得熱鬧，那曉得徐子雲同蕭次賢，早已轉到隔壁套間內，竊聽得逼真，把門一推，子雲、次賢走將出來，琴言一見，羞得紅了臉，就背轉身坐了。子雲道：「玉儂還怪我不怪我？」琴言低頭不語，子雲道：「就算我錯了一句話，也是無心之言。

況且你又不是女孩子，怕什麼配對不配對，難道真把你配了梅庚香不成？」說得次賢、寶珠都笑起來。寶珠道：「不要說了，他已經明白過來了。我們何不去請了庚香來與他見一見。」子雲道：「知道是他不是他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寶珠、琴言即在怡園吃了晚飯，坐到二更而回。

次日，子雲即去拜望子玉，彼此道了些景仰渴想的話，就約定於□九日晚間一敘。出來順道到王恂、劉文澤、史南湘等處看望，俱未晤見。回來想道：「這梅庚香果然名不虛傳，玉儂又屬意於他，將來見了面，不消說是他的人。」又想道：「玉儂的脾氣，差不多的人都猜摸不著，倘或一言不合，就可以決絕的。即使梅庚香是個多情人，也未必能像我這樣體貼。

據瑤卿說來，與玉儂改了名字，他全然不知，可見素未浹洽。

就看過一齣戲，想來也不過賞識他的相貌，未必心上只有這個琴言，我倒要試他一試。」又想道：「若是□九那一天，竟叫玉儂陪酒，他初次見面，就是彼此有心也難剖說，旁人也看不出來。我如今用個移花接木之計，先把玉儂藏了，另覓一個像玉儂的人，用言打動他，看他如何，自然就試出來了。」主意已定，即向次賢、寶珠說知。

到了□九日這一日，一切安排停當。申刻時候，梅子玉到了怡園，主人迎接，進了梅庵。這梅庵是園中名勝，且值梅花盛開，在大山之下，梅林叢中，有數□間分作五處，屋圍著花，花圍著屋，層層疊疊，望之林屋不分。

內中陳設古玩，不能細說。只覺人在花中，不數羅浮仙境，真人間香雪海也。

居中一所以是梅花心，以五間並作一間，復間作五處，上懸一塊匾額，就是「梅庵」二字。兩旁一副對聯是：梅花萬樹鼻功德，古屋一山心太平。中懸著林和靖的小像，迎面擺一張雕梅花的紫檀木榻。榻上陳著一張古錦囊的瑤琴。子雲讓子玉進內坐了，子玉道：「前日斗膽在此試燈，已成不速之客，今日又蒙寵召，坐我瑤齋，主人情重，何以克當？」子雲道：「庚香先生，景星卿雲，相見恨晚，前日失迎為罪。今蒙不棄，惠然肯來，私心實深欣幸。」子玉問道：「今日坐間尚有何客，靜宜先生何以不見？」子雲道：「靜宜現有小事，少刻奉陪。即指著榻上的琴道：「今日此酌，專為玉儂贈琴而設，未便另邀他客，致撓情話。」子玉道：「弟正要動問，前日因何為打一燈謎，有此厚贈？這玉儂究係何人，吾兄如此鄭重？」子雲便令小廝，將琴囊解開，雙手送交子玉道：「琴後攜有銘款，請試一觀。」子玉接過琴來看時，玉軫珠徽，梅紋蛇斷，絕好一張焦尾古琴，後面鐫著兩行漢篆，其文曰：

琴心沉沉，琴德□□。其人如玉，相與賞音。

四句琴銘下，又鐫著一行行書小字，是：「山陰徐子雲為玉儂杜琴言移贈庚香名士清賞。」下刻圖章兩方：陰文是「次賢撰句」四字，陽文是「靜宜手鐫」四字。

子玉想起寶珠改名之言，知道玉儂就是琴官，卻喜出望外，便深深一揖，道了謝，仍令小廝囊好。子雲試他道：「聞說吾兄與玉儂相與最深，可是真的麼？」子玉道：「弟因家君管教極嚴，平素足不出戶，就只開春初六那日，在姑蘇會館看見他一齣《驚夢》的戲，有人說起他的名字叫琴官，覺得色藝俱佳。

直到前日在此，於無意中詢知閣下替他改名為琴言，卻從未與他會過，相與之說，恐是訛傳。吾兄將來晤見琴言，尚可詢問。

子雲道：「吾兄賞識不錯，可曉得琴言頗有情於吾兄麼？」

子玉笑道：「情之一字，談何容易？就是我輩文字之交，或臭味相投，一見如故；或道義結契，千里神交。亦必兩意眷注，始可言情，斷無用情於陌路人之理。琴言之於弟，猶陌路人也。」

弟已忘情於彼，彼又安能用情於弟乎。」子雲道：「據吾兄品評琴言，比前日所見寶珠何如？」子玉因想琴言、寶珠都是子雲寵愛，未便軒輊，便道：「大凡品花，必須於既上妝之後，觀其體態。又必於已卸妝之後，視其姿容。且必平素熟悉其意趣，熟聞其語言，方能識其情性之真。弟於寶珠、琴言均止一見，一係上妝，一係卸妝，正如走馬看花，難分深淺。」子雲道：「假使有人以琴言奉贈，吾兄將何以處之？」子玉道：

「憐香惜玉，人孰無情。就使弟無金屋可藏，有我度香先生作風月主人，正不愁名花狼藉也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寶珠同著花枝招展的一個人來，子玉一看不是別人，就是朝思暮想的琴言，心裡暗暗吃驚。又聽得子雲道：「玉儂，你的意中人在此，過來見了。」琴言嫣然一笑，走上來請了一個安，倒弄得子玉坐不是，站不是，呆呆的只管看那琴言。那琴言又對子雲也請了安。寶珠道：「庚香，我竟遵竹君的教不為禮了。」子玉道：

「是這樣脫俗最好，玉儂何不也是這樣？」琴言微微的一笑，不言語。子玉看看琴言，又看看寶珠，覺寶珠比琴言，面目清豔了好些，吐屬輕倩了好些，舉止閒雅了好些。心裡尋思道：

「原來琴言不過如此，何以那兩回車中瞥見如此之好，而唱起戲來又有那樣丰神態度呢？而且魏聘才贊不絕口，徐子雲又鍾情到這樣，真令人不解。「一面想，那神色之間，微露出不然之意來。子雲卻早窺出，頗得意用計之妙。寶珠道：「你們彼此相思已久，今日初次見面，也該說兩句知心話，親熱親熱，為什麼大家冷冰冰的，都不言語。」說著就拉著琴言的手，送到子玉手內。子雲道：「可不是，不要因我們在這裡礙眼，不好意思。」說得子玉更覺接不是，不接又不是的，只得裝作解手出來，又在窗外看了一回梅花。經子雲再三相讓，然後遲遲疑疑的進屋。子雲道：「這裡太敞，我們到裡間去坐。」寶珠走近鏡屏一摸，那鏡屏就像門似的旋了一個轉身，子玉等走了進去，那鏡屏依舊關好。子玉看套間屋子，也像五瓣梅花，卻不甚大。正留心看那室中，只見玻璃窗外，一個人拿著個紅帖回話說：「賈老爺要見。」子雲道：「我在這裡陪客，回他去罷。」那人道：「這位老爺說，有要緊話，已經進來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不是賈仁賈老爺麼？」子雲道：「可不就是他？」寶珠道：「我正要去尋他，我們何不同去見他一見。」子雲道：「尊客在此，怎好失陪。」子玉道：「我們既是相好，何必拘此形跡。」子雲告了罪，寶珠又囑咐琴言好生陪著，遂一同出去。

那鏡屏仍復掩上，屋內止剩子玉、琴言兩人，琴言讓子玉榻上坐了，他卻站在子玉身旁，目不轉瞬的看著子玉，倒將子玉看得害羞起來，低了頭。

琴言把身子一歪，斜靠著炕几，一手托著香腮，嬌聲媚氣的道：「梅少爺，大年初六那天，你在樓上看我唱戲的不是？」

子玉把頭點一點。又道：「你曉得我想念你的心事麼？」子玉把頭搖一搖。琴言道：「那瑤琴的燈謎，是你猜著的麼？」子玉又把頭點一點。又道：「好心思，你可曉得度香的主意麼？」子玉又把頭搖一搖。琴言用一個指頭，將子玉的額拾起來，道：「我聽得寶珠說，你背地裡很問我，我很感你的情。今日見了面，這裡又沒有第三個人，為什麼倒生分起來？」子玉被他盤問得沒法，只得勉強的道：「玉儂，我聽說你性氣甚是高傲，所以我敬你。為什麼到京幾天，就迷了本性呢？」琴言道：

「原來你不理我，是看我不起，怪不得這樣不瞅不睬的，只是可惜我白費了一番心。」說著臉上起了一層紅暈，眼波向子玉一轉，恰好眼光對著眼光，子玉把眼一低，臉上也紅紅的，心裡□分不快。琴言惺鬆鬆兩眼，乘勢把香肩一側，那臉直貼到子玉的臉上來，子玉將身一偏，琴言就靠在子玉懷裡，嗤嗤的笑。子玉已有了氣，把他推開，站了起來，只得說道：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你這麼樣，竟把我當個狎邪人看待了。」琴言笑道：「你既然愛我，你今日卻又遠我。若彼此相愛，自然有情，怎麼又是這樣的。若要口不交談，身不相接，就算彼此有心，即想死了也不能明白。我道你是聰明人，原來還是糊糊塗塗的。」子玉氣得難忍，即說道：「聲色之奉；本非正人。但以之消遣閒情，尚不失為君子。若不爭上流，務求下品，鄉黨自好者尚且不為。我素以此鄙人，且以自戒，豈肯忍心害理，蕩檢逾閒。你雖身列優伶，尚可以色藝致名。何取於淫賤為樂，我真不識此心為何心。起初我以你為高情逸致，落落難合，頗有仰攀之意。今若此，不特你白費了心，我亦深悔用情之誤。」

魏聘才之贊揚，固不足信，只可惜徐度香愛博而情不專，推以人之韶媚奉承為樂，未免紈袴習氣。其實焉能□我？」說著，氣忿忿的要開鏡屏出去，那曉得摸不著消息，任你推送，只是不開。

正急的無可如何，只聽得鏡屏裡輕輕的一響，子雲、次賢、寶珠都在鏡屏之外，迎面笑盈盈的走進來，那琴言一影就不見了，把個子玉嚇得迷迷糊糊的。只聽得子雲笑道：「好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失敬，失敬！就是罵我徐度香太挖苦些。」子玉一回轉頭來，那知眾人都在鏡屏對面套間之內。子玉與次賢見了禮，即向子雲告辭道：「今日出門忘了一件要事，只好改日再來奉擾。」子雲笑道：「庚香兄，必是因適才唐突，見怪小弟。裡間屋內酒席已經擺好，請用一杯，容小弟負荊請罪。」

次賢道：「小弟才來，正擬暢談哀曲，足下拂然欲去，是怪我奉陪得遲了。」寶珠一手拉著子玉進套間屋內，道：「你且再看你的意中人，不要哭壞了他。」子玉見一人背坐著在那裡哭泣，只道就是剛才的那個琴言。因想他既知哭泣，尚能悔過，意欲於酒席中間，慢慢的用言語感化他。那曉得他倒轉過臉來，用手帕擦擦眼淚，看著子玉道：「庚香，你的心我知道了。」子玉聽這聲音似乎不是琴言，仔細一看，只覺神采奕奕，麗若天仙，這才是那天車中所遇，戲上所見的這個人。子玉這一驚。倒象有閻味之事被人撞見了似的，心裡突突的止不住亂跳，覺得有萬種柔情，一腔心事，卻一字也說不出來。發怔了半晌，猛聽得有人說道：「主人在那裡送酒了。」子玉如醉方醒的走上去了禮，卻忘了回敬。寶珠遞了一杯酒來，方才想起把酒送在自己坐的對面。次賢道：「足下是客，那有代主人送酒之理。」子玉始知錯了坐位，只好將錯就錯的送了一杯，定了神，又替主人把盞。子雲再三謙讓，便道：「這杯酒我代庚香兄轉敬一人。」就擺在子玉肩下道：「玉儂，你坐到這裡來。」琴言只得依了，斟了一杯酒送在子雲面前。又與寶珠斟了酒，然後入席。天色已暮，點上燈來。子玉道：「今日之事甚奇，方才難道是夢境迷離。」說得合席都笑，琴言向來不肯輕易一笑，聽了這句話，也不覺齒齜起來。那美目流波光景，令人真個消魂，不要說子玉從沒有見過，就是子雲與他盤桓了將及一月，也是破題兒第一回。知他巧笑，是為著子玉。未免愛極生妒。所喜寶珠的丰姿意態，也趕得上琴言。更見子玉溫文爾雅，與琴言並坐，卻是一對玉人，轉又羨而忘妒。這裡子玉重把琴言細看，覺日間所見的琴言，眉雖修而不嫵，目雖美而不秀，色雖潔而不清，面貌雖有些像，而神色體態迥然不同。

猜不透是一是二，遂越想越成疑團，卻又不便問他們。

酒過數巡，次賢道：「庚香兄，今日可曾見那瑤琴上鏤的字麼？」子玉道：「我倒忘了道謝，鐵筆古心，的是名手。但此燈謎也還易打，度香先生所說為玉儂而設，究竟不知其故？」

子雲指著琴言道：「弟是為他看我制燈謎時，喜誦『落花』、『微雨』兩句。又因他名字是琴，所以借此為彩，原是要替他卜個生平知己。可巧是吾兄猜著，不枉弟一番作合之心。」子玉道：「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當為玉儂珍重藏之。」琴言面有豫色。寶珠見了，將唐詩改了一字念道：「尋常一樣琴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」子雲、次賢同聲贊道：「琴字改得好。」

子玉看琴言顏色微慍，知是寶珠以他名字為戲，便道：「若非瑤卿胸有智珠，不能改得如此敏妙。」子雲等還是尋常贊語，惟有琴言深感子玉之情，替他報復了這個琴字。次賢道：「今日玉儂，何以一言不發？」子雲道：「他本來像息夫人似的，將來靜宜可將那『花如解語還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』，替他寫一副對子。」子玉只管點頭。寶珠道：「他是只會作夢，那裡會說話？」琴言瞅了寶珠一眼。

子玉想道：「這分明與前見的一些不同，難道竟是兩個人。」

子雲見子玉、琴言兩意相投的光景，便道：「庚香兄不是有事麼？為什麼不打發人回去，我們可以暢飲。」子玉支吾道：「雖有小事，遲到明日尚卻不妨。足下好客，可惜前日同來的一班好友都不在此。」子雲道：「他們是常來的，不妨另日再敘。」子玉道：「此外尚有個卓然高品。」子雲道：「我也認識。」琴言道：「這個名字倒起得別緻。」子雲舉杯照子玉道：「難得玉儂開了金口，我們當浮一大白。」子玉飲畢，又照了次賢，也飲乾了。

寶珠道：「我們今日何不以玉儂說話為令，他說一句話，我們合席飲一杯。」子雲笑道：「這令很新，就是這樣。」子玉道：「說一句話，合席飲一杯酒，這個令未免酒太多。他和誰說，誰飲一杯不好麼？」琴言點頭。寶珠道：「這個恐怕有弊。」於雲道：「不妨，就吃醉了，我有醒酒丸。」於是大家依允。

琴言問子雲道：「是什麼醒酒丸？這丸叫什麼名字？」子雲一一說了，共是兩杯。琴言問次賢道：「今日為什麼回來得這樣遲？」次賢道：「替人做媒，回來遲了。」也飲一杯。琴言把子玉看了一看，都不言語，回轉頭來問子雲道：「這園梅花共有多少株？」寶珠咳嗽一聲，子雲道：「約有二千株。」該是一杯。

寶珠過來，替子雲斟了，便向子雲耳邊說了一句。琴言道：「你們改令，是要罰酒杯。」子玉道：「沒有人改的。」寶珠過來要與子玉斟酒，琴言把子玉的杯子拿了道：「我又沒有和他說話，為什麼要給他酒吃呢？」寶珠道：「他和你說話也是一樣。」琴言道：「這個我不依。」子玉倒不好意思道：「我原是想酒吃罷了，喝一杯罷。」琴言道：「你要吃，用他的杯子。」寶珠要來取琴言的酒杯，琴言早已搶在手內藏了，寶珠沒法，只得另取一隻酒杯斟了酒，送到於玉面前。子玉正要伸手去取，琴言用左手蓋著酒，只不許飲。大家看這隻手，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，宛如玉筍一般。任你鐵石心腸，也怦怦欲動。

子雲雖曾經握過，此時也只能豔羨而已。子玉憶起日間那個琴言的手，又粗又黑，始知必非一人。寶珠心生一計，便道：

「你們大家看他的纖纖女手作什麼？」琴言把手一縮，寶珠隨即取了這杯酒，送在子玉手內。琴言向子玉道：「這杯酒你偏不要吃。」子玉答應。子雲道：「玉儂你該替我作主人，敬客一杯才是。」寶珠接口道：「況這個令，那頭一句話，就不算向庚香說的，難道這句話也是和別人說的不成？」琴言想了一想，這話有理，只得一笑。

子玉飲完酒，便問寶珠道：「方才這個玉儂，到底是誰？」

寶珠笑道：「這個要問你的玉儂。」子雲笑著喚道：「玉齡！你再來給梅少爺瞧瞧。」只見裡面套間內走出一個人來，卻是頭裡那個假琴言，垂手正色，侍立在子雲身旁。這假琴言是華公子家八齡班內的一個，名字叫玉齡，本是子雲家人，送給華公子。因其面貌有些相像，所以叫回應用。這就是子雲移花接木之計。

子玉一見，頗難為情，始恍然知初見那個琴言，實在是假的，疑團盡釋。子雲道：「我是要試試庚香的眼力，所以刻畫無鹽，唐突西子。今果被識透，足見高明。」就令玉齡取了兩個大玉杯來道：「你代我敬梅少爺一杯。」玉齡斟了，送與子玉。子玉接著道：「酒已多了，天也不早了，我們用飯罷。」子雲道：「吾兄若不飲這杯酒，是真怪小弟了。玉齡你替我喝一杯，代我陪罪。」玉齡果將那一杯也斟了，大大的飲了一口。寶珠給他幾片春橘過酒，又飲了兩口方才飲完。子玉沒法，只得一口氣飲了一半，吃了一些水果。琴言又擠了些春橘水在酒內，然後慢慢的飲乾。

子玉今日初會琴言，天姿國色已經心醉。又飲這一大杯，雖說酒落歡腸，究竟飲已過量，覺得眼前花花綠綠的，支持不住。子雲不敢再敬。大家吃飯，洗漱畢，子玉便要告辭。倒是琴言恐怕他醉了不受用，向子雲要了一服仙桃益壽丸，泡製好了，吹得不甚熱，給子玉服了。不多一會，子玉心裡□分清爽，又把琴言飽看了一番，雖彼此衷曲不能在人前細剖，卻已心許目成，意在不言之表了。子玉令雲兒抱了瑤琴，向子雲、次賢道了謝出來。琴言悄悄的問後會之期，子玉心裡覺得□分難受，勉強的道：「稍有空間，即當相聚。」大家送到上車地方，大有依依不捨之意，一直望他車子出了園門，寶珠、琴言也各上車回去。欲知後事，再聽下回分解。